

تاریخ
目 錄
اطریخ

序 一	7
序 二	8
序 三	10
譯者序	12
附 圖	26
1. 宇宙的肇始與結束	1
2. 黑夜與白晝的創造	9
3. 魔鬼伊伯里斯的故事	20
4. 亞當與夏娃的故事	24
5. 該隱與亞伯的故事	35
6. 波斯人始祖賈尤馬爾特	43
7. 該隱與塞特的後代	48
8. 諾亞的故事	55
9. 畢瓦刺斯伯的故事	63
10. 諾亞的後代	70
11. 阿德族的毀滅	76
12. 撒慕德族的毀滅	80
13. 亞伯拉罕的故事	88
14. 寧錄的故事	113
15. 所多瑪的毀滅	118

拓友黎的歷史〔節譯本①〕：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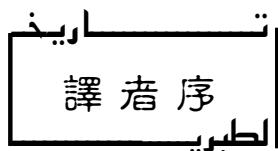
تاریخ

16. 約瑟的故事	125
17. 赫倪爾的故事	147
18. 波斯君王米努旭賀爾	154
19. 摩西的故事	161
20. 約書亞的故事	196
21. 可拉的故事	206
22. 波斯人於巴比倫的統治	213
23. 撒母耳、掃羅與歌利亞	219
24. 大衛王的故事	236
25. 所羅門王的故事	249
26. 波斯君王凱尬烏斯	270
27. 波斯君王凱阜斯勞	279
28. 波斯君王魯賀刺斯伯	292
29. 波斯君王畢戌塔西伯	297
30. 波斯君王巴賀曼	301
31. 尼布甲尼撒的故事	309
32. 老大流士與小大流士的故事	326
33. 施洗者約翰的故事	339
34. 瑪利亞與耶穌的故事	354
35. 阿拉伯部落的遷移	376
36. 札芭萼的故事	389
37. 洞穴人的故事	403
38. 參孫的故事	410

拓友黎的歷史〔節譯本①〕：目 錄

تاریخ

39. 吉爾季斯的故事	414
40. 波斯君王阿爾達汐爾·本·霸巴克	436
41. 波斯君王薩布爾	448
42. 波斯君王胡爾穆茲·本·薩布爾	460
43. 波斯君王薩布爾·儒·阿克塔夫	466
44. 波斯君王巴賀嵐·朱爾	480
45. 波斯君王亞茲達吉爾德與其子的統御	502
46. 葉門君王涂巴厄·阿赫爾	515
47. 葉門君王拉畢阿·本·納瑟爾	524
48. 葉門君王欲尚恩·本·涂班	532
49. 納究闡的基督教徒	539
50. 阿比希尼亞人的入侵葉門	550
51. 阿比希尼亞人在葉門的統治	556
52. 阿比希尼亞人的攻打麥加	563
53. 波斯人的入侵葉門與統治	579
54. 差使穆聖的出生與成長	597
55. 波斯君王基斯拉·本·顧霸祖	607
56. 波斯總督努厄曼·本·孟濟爾	613
57. 儒·尬爾戰役	630
58. 波斯君王掌管阿拉伯人的地方首長	641
59. 波斯君王阿巴爾衛茲·基斯拉	647
60. 波斯君王汐陸外賀	653



阿拉伯人有句諺語：「知識雖遠在中國，亦將去求之。」於是，許多中古世紀的阿拉伯與伊斯蘭學者，便遵循這句話的精髓，四處遊歷，求教各地的大師。本書作者拓友黎便是一位遊學四方的學者。

拓友黎的全名為“阿布·佳厄法爾·穆罕默德·本·賈里爾·拓友黎”(Abū Ja‘far Muḥammad bn Jarīr al-Tabarī)，他約於回曆224年末與225年初之間(即公元839年冬季左右)出生於拓友里斯坦(Tabaristān)行省的省會阿睦勒(Āmul)，回曆310年10月27日(公元923年2月17日)卒於巴格達，享壽84歲。

一般認為他屬波斯族裔，但有人認為他原屬阿拉伯裔。據稱，拓友黎身形瘦高、大眼與一頭濃密黑髮。家有恆產，生活雖無虞，但非屬富裕。年紀極幼時即接受教育。據說，七歲時已能背誦整部古蘭經，九歲開始研讀聖訓。其後，12歲在父親支持下，離家到波斯北部的賴伊(Rayy)城去求學，開始了他前往各文化與學術重鎮求知的遊學生涯。

17歲不到，他轉往巴格達，尋求宗教大師阿訶馬德·本·罕巴勒(Aḥmad bn Ḥanbal, 回曆241/公元855-6年卒)的教誨。結果，該大師在他抵達前過世，因此，一年後，他

前往伊拉克南部，求教於伍西特 (Wāsit)、巴斯拉 (Baṣraī) 與庫法 (Kūfaī) 諸城的學者。

未滿兩年，他重返巴格達，並在該處停留有八年。其後，他又進行一連串的遊學之旅。此時的他已是一位稍有名氣的宗教學者。他到敘利亞、巴勒斯坦與埃及等地，與學者們進行交流，於回曆256 /公元 870年時，返回巴格達。此後，他定居於此，從事教學與寫作，直到去世。

在經濟來源尚可下，他得以舒適卻非奢華地生活；因此能夠不為了生活，求寵於王公貴族。他為了追求學術獨立自主性，過著與權貴隔離的學術生活，並拒絕任何官位。他終身未娶，或可說是與學術定下終身姻緣。

除了在傳統的伊斯蘭學問——如古蘭經研究、聖訓與律法等——方面有高深造詣外，拓友黎在語言、哲學與歷史等領域，亦有相當的研究知識，對詩歌亦有興趣。此外，他對醫術似乎也有興趣，除擁有一些醫學著作外，偶而也會為朋友與學生診斷看病。

他在公元858-862年左右，曾擔任哈里發穆塔瓦基勒 (al-Mutawakkil, 公元847-61年在位) 的大臣戊拜德·阿拉·本·亞訶雅·本·郝甘 ('Ubayd Allāh bn Yahyā bn Khāqān, 公元877年卒) 之子穆罕默德·本·戊拜德·阿拉 (Muhammad bn 'Ubayd Allāh, 公元925年卒) 的私人導師。

當穆罕默德·本·戊拜德在公元912-3年擔任大臣時，任命拓友黎為法官，他拒絕了。拓友黎除偶爾擔任律法諮詢工作外，幾乎都在進行研究、寫作與教學。每天早上在自家研讀寫作，下午則至住家附近的清真寺授課。

總體而言，他是一位傳統派宗教人士，反對各種求新求異的觀念，為四大正統哈里發的支持者。他的支持阿里派追隨者之訴求，被他的敵人指控為什葉派 (Shī'ites)¹，且因其出生於波斯地區，更遭受非穆斯林的莫須有指控。他與罕巴勒派 (Hanbalites)² 在律法方面的較勁，讓他不斷遭受該派的打擊，並兩度受到該派慾惡的群眾攻擊。

其當代的學者盛讚他的學術造詣，稱其為一位勤奮的學者，家中滿佈書籍，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閱讀、研究與寫作的工作，因此，他著述甚豐，但存留下來的作品僅有少數幾部，其中包括他最重要的《古蘭經闡釋大全》(«Jāmi‘ al-Bayān ‘an Ta’wīl al-Qur’ān») 與《拓友黎的歷史》(«Tārīkh al-Tabarī») 此二作品。



《拓友黎的歷史》這一部著作，是作者拓友黎將其在各種領域的研究中所蒐集之資料，記述於紙片中，並在教學中授予學生，然後，他再整理編撰成書。

在此部作品中，他擷取前人的許多著作，將其中各種事件的不同記述，以並列的方式客觀呈現。作者極富故事性之筆觸與手法，讓人對此書的閱讀，有如在欣賞一部故事集，甚於一部歷史。

他從宇宙的創造、人類的起源與分佈、伊斯蘭教興起前與興起後的中東各族群之歷史，以編年史的方式，記述到其時代，完成了一部屬古代世界 (Old World)——指歐亞非三洲而言——的世界史。³ 此書包括有猶太教、基督教、

祆教、波斯、希臘、羅馬與西亞突厥等各族群的記述，其中最主要的是有關公元622-915年間的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歷史之記述。

在伊斯蘭教歷史部份，拓跋黎以逐年的方式，詳細記述每一整年所發生的事。因此，當《拓跋黎的歷史》在10世紀初完成後，頓時成為各方購買、爭相搶閱與研讀的鉅著。由於它不僅是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中第一部以逐年方式寫就的一部世界編年史，更重要的是，它所引用的許多早期資料，後來日漸散佚，使它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保存者，更是日後研究此一時期歷史的唯一完整之重要作品。

在《拓跋黎的歷史》完成後的幾個世紀內，它成為許多阿拉伯與伊斯蘭學者在著述歷史方面的範本。其後的一些作家不僅接續撰寫了所謂的“拓跋黎的歷史續篇”等類型的著述，一些作家且以其為藍本寫就一連串重要歷史著作，如伊本·阿細爾 (Ibn al-Athīr, 1160-1233) 的《歷史大全》(«Al-Kāmil fī al-Tārīkh» [«The Complete History»]) 與伊本·赫勒頓 (Ibn Khaldūn, 1332-1406) 的《歷史殷鑑》(«Kitāb al-‘Ibār» [«The Book of Lessons»])⁵。

於是，許多由穆斯林所著述的歷史、傳記、地方誌與遊記等各種被視為具有歷史價值的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成為歷史研究者的重要文獻。在19世紀前，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所產生的歷史著作數量之多，超越了全世界各族群的歷史著述之總合。有別於多數的官方歷史，這些歷史著作多由個人所為，因此，它們不僅為世人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紀錄，更擔負起所謂的“文明承傳”之職責。

《拓跋黎的歷史》一書的英譯本（共40冊）於1985-2007年問世後，提供非阿拉伯文讀者一個透過譯文來瞭解原始資料的機會，更難能可貴的是，此英譯本的英譯者更附上許多可供參考的註釋與書目，為有意做進一步研究者提供很好的指引。

筆者期冀以26冊的篇幅與方式將此歷史著作譯為中文，如今所規劃的譯文之第一部份與一概介本於2017年四月付梓上市，現在筆者又將第一部份的五冊譯文摘錄濃縮於《拓跋黎的歷史〔節譯本①〕：伊斯蘭教前時期》，希望借此節譯本能提供所有讀者一個更方便的機會，一窺此世界文化重要遺產的實際內容。

本節譯本在譯文方面，除了不考量原文的文構，而代以更合乎中文的表達方式，並做適時的重構；在一些人地名方面亦用較為常人所知曉的格式呈現，且將一些冗長的人名格式去除，其中保留的冗長人名則在顯示該人物的身家背景。在整個節譯版中，筆者將所有敘述重點分成六十個主題，依原文的前後次序羅列，並去除所有註釋。此外，在每一主題前附上一頁手稿插畫，以凸顯該主題的內涵。讀者若欲進一步了解譯文中的相關資訊，可以參考完整的中譯本。

至於《拓跋黎的歷史》第一部份是依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這三個一神教傳統，把上帝創造宇宙作為歷史的開端，而人類的歷史則由亞當與夏娃的創造肇始。接著，他以亞當與夏娃的子孫為所有人類的根基，來敘述不同族群的來源等相關傳述。

因此，上述三大一神教的傳統人物，如亞當、諾亞、亞伯拉罕、羅得、約伯、葉忒羅、約瑟、摩西與耶穌等，是以先知身份被描述，而阿拉伯人的先知胡德、謾立訶與穆聖的故事也被加入，使這部份歷史成了所謂的“先知史”。

除此之外，波斯人的先祖賈尤馬爾特與其後代子孫之統御，以色列大衛與所羅門等君王的統治，還有希臘與羅馬的一些君王記事，及阿拉伯人地方的統御者之傳說故事，都成為此部份的主要歷史事蹟之記述。於是這第一部份著述實為伊斯蘭教前的猶太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與阿拉伯人之歷史陳述。

由於作者認為波斯人的歷史具有一脈相傳的連續性，於是在此第一部份著述中，波斯的傳述與歷史乃占有相當多的份量。對於一些未能知道其確切紀年與日期的事件，拓友黎會在描述此等事件時，適時地加入波斯君王的事蹟，提出他對某些事件的歷史時期之看法。

此部份的最後則以穆聖的出生預示一個新的時代將來臨，以及一個時代(即波斯王朝)的即將告終。而穆聖是這整個先知歷史的最後承傳者，他將承先啓後，開創一個新時代。



人們常提出的一個問題：“歷史是什麼？”，對此，多數人會回答以“過去發生的事”。或許就如拓友黎在其書的開頭所言：“吾主所造的第一個事物是筆，祂對筆說：寫吧！筆就去記錄一切發生的事，直到這末日時刻到來”。這句話的含義就如一句台灣諺語所說的：“人在作，天在看”，亦即“主是無所不知的”。

對許多早期發生的事，人們在未有文字前，僅能依賴口述的方式去描述與承傳過去發生的事。在這些口述中，便出現許多不可思議的敘述，其中有些被認為是真實的，有些則被認為是虛構的。

當拓跋黎在重述這些過去的傳述時，他首先表明，由於人們不可能見證一切發生的事，他的此一著作只是把過去各種記述加以重述。其書中所記載的，有人或許不認同，但這並非他的錯，他只是忠實地把各種傳述記寫下來而已。對於書中一些有所疑慮的事件，他常會以“唯阿拉最知”此句話表達其不確定性。

歷史學者諾勒 (K. L. Noll) 在其書中說道：“歷史陳述必需是有意義的話語；亦即該陳述是可以被查證或推論是否屬實，否則便屬‘無意義’的話語。”⁶在此一科學態度原則下的“歷史”，許多過去的各種記載，包括所謂的宗教經典與聖書，從19世紀開始，便被提出各種質疑，更遑論非神聖的典籍。

於是，對過去的記載，便出現兩種立場鮮明的陣營，一為採信之，另一則以懷疑的態度去進行研究。當許多過去的記述無法被證實真假時，或許只能以“有人是如此認為”來表示。

就如希臘作家琉善 (Lucian, c.125-180) 見到當時許多哲學家、史家與作家都在編造謊言，於是就寫了一部稱為《真正的歷史》(«A True History») 的著作，他開宗明義地說道：我這本書中唯一的一句真話是：「我是個騙子。」⁷也難怪被視為西方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 (Herodotus, 公元前485-426年) 在其歷史著作中，也存在部分虛構，更遑論後

來的許多歷史著作。⁸

同樣的，許多早期阿拉伯與伊斯蘭教著述（包括拓瓦黎的史著）之確實性被質疑時，在西方學者間亦產生兩派陣營：其一為採信之但有所保留，另一則完全否定。⁹因此，後者的立場對中東地區的傳統學者與人們而言，是對其文化與文明的否定，因此產生了近代的東西文明論戰。

至於在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本身，基於不同宗教、政治與文化立場，對於拓瓦黎的史著，有學者說道：拓瓦黎的史著提供了我們許多殷鑑；有人（或是他的反對者）則說，他的歷史是不可靠的，甚至因不認同其著述而批評他並非穆斯林。

因此，不同的團體、族群與國家，甚至是不同的個人，都有其各自不同的歷史，以作為其價值性的建立。於是，在不同歷史認同的作用下，衝突的產生乃是必然的。歷史為何會有如此多樣與相異的解讀，其中的主要因素，純粹就是“利益”問題。

上述的歷史學者諾勒且提到：在現今環境下，歷史更因為媒體的發達，受到更大的扭曲與操弄。許多政客、歷史作家、新聞工作者與編劇者等，為了其利益與作品的效果，不惜忽視歷史的真相，以自己的所需、認同與想像，建構其所認為的歷史。¹⁰如著名的中東學者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在他的《被記憶、被回復與被重塑的歷史》一書中所說的：

“被記憶的歷史（remembered history）是有關過去的陳述，此不能算是真正的歷史，是昔時人們的記憶……被一個群體的領導者、文士

與術士選擇作為具有重要意涵的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被回復的歷史 (recovered history) 是曾被群體遺忘或拋棄的歷史事件，其後被學者研究並發掘出來。至於，被重塑的歷史 (invented history) 是為了某一目的與去除疑慮，以異於被記憶的歷史與被回復的歷史去形塑。”¹¹

換句話說，現今的人們大多不再關心何為“歷史真相”，僅在意於自己所要的歷史，追求真相的歷史學者反遭受辱罵，甚至是攻擊。因此，拓友黎認為：懿德者在現世是沒有好的酬報的，亦即，這些懿德者經常得過著艱苦的日子，但是他們會忍受，並從困境中成長茁壯。因此，拓友黎的生活哲學是“知足”。



如今，我們應當如何閱讀《拓友黎的歷史》一書，筆者期望讀者能抱著看故事的心態先閱讀本書。拓友黎的史著將提供你許多令人振奮的故事，在其中，你將看到——如當今世界中的超人、蝙蝠俠、美國隊長、蜘蛛人與鋼鐵人等——有著神奇力量的人物，以及讓人感覺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的快感。藉著拓友黎神奇之筆所刻畫出來的各種歷史事件，讓你如同置身於八點檔連續劇般的情節中，看盡人世間的各種好壞善惡。

更重要的是，透過拓友黎的歷史概念與方法，讓我們瞭解客觀的歷史著述方式。如今，利用現有的科技、考古與各種文化研究的成果，我們可以用一種“歷史拼圖法” (history-puzzle mapping) 的方式，將人類各族群的歷史逐一拼湊起來，並加以重構，讓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瞭解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

若讀者想探究真相，成為一位中東研究方面的專家，除了可參考《拓瓦黎的歷史》中譯版所附的註釋外，亦可參考筆者所編撰的索引、附錄與書目等資訊。希望此等資訊對有志者能有所幫助。如何使用這些索引、附錄與書目等資訊，筆者將在《拓瓦黎的歷史：中譯本概介》的主文部份做詳細的介紹。讀者若無意於此，當可略去這些部份，直接去閱讀譯文，當個一般的讀者。

最後，祝各位讀者坐上《拓瓦黎的歷史》這張飛毯，享受一趟那遙遠世界的知識之旅。